

明史紀事本末

五



中華書局

明史紀事本末

五

谷應泰編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

麓川之役

英宗正統二年冬十月，雲南麓川宣慰司思任叛，侵南甸州。洪武中，麓川思倫發內附，授麓川宣慰司。按思倫所居本麓川地，與緬接境，皆在金沙江之南，在元爲平緬宣慰司。思倫不言麓川，蓋已據緬爲已有。洪武中，大兵下雲南，改平緬爲麓川平緬軍民宣慰司。麓川之名始見。至二十九年，平緬入貢，更立宣慰司，不相混。一未幾，思倫叛，黔國公沐英討平之。其後失官，改孟養宣慰使，以刁氏代之。正統初，宣慰使刁賓玉弱，不能輯諸夷。思倫發次子思任者，狡猾踰父兄，差發金銀，不以時納。朝廷稍優容之，會緬甸危，思任侵有其地，遂欲盡復父所失故地。於是擁衆叛於麓川。先是，侵孟定、澇甸，大殺掠。雲南總兵黔國公沐晟以聞，至是復侵南甸州。土官刁賈罕地，命沐晟遣官費金牌信符諭還所侵地。思任不奉詔。

三年冬十二月，思任侵掠騰衝、南甸，略取孟養地，命沐晟遣官費金牌信符諭還所侵地。思任不服。

法法演王號也。中國遂訛爲思任發云。事聞，上遣刑部主事楊甯往諭之，不服。

四年春正月，命鎮守雲南黔國公沐晟、左都督沐昂率師討思任發。太監吳誠、曹吉祥監軍。兵至金齒，思任發遣其將緬簡斷江立柵而守，師不得渡。初，思任未叛時，刁賓玉嘗遣詣晟，晟兒畜之至是，晟遣指揮車琳等諭之降。思任佯許諾，晟信之，無渡江意。刑部主事楊甯曰：「不可。兵未加稱降，此詐也。」

懼有後悔，晟不從。檄甯督餉金齒，賊將繩簡數挑戰。政怒，造舟六十艘欲渡江。晟不可，政不勝憤，夜獨率其麾下渡擊繩簡，走之。破賊柵，賊奔景罕寨。指揮唐清擊敗之，指揮高遠等又追敗之高黎貢山下。其斬三千餘級，乘勝深入，逼思任上江。上江，賊重地也。遠攻疲甚，求援於晟。晟怒其遠節制渡江，不遣。久之，以少兵往至夾象石，不進。政渡江追至空泥，知晟不力援已，賊伏兵四起，出象陣衝擊，乃遣其子瑛還曰：若急歸，吾死分也。遂策馬突陣死。軍殲焉。晟聞敗，適春暮，扈瘴發，遂焚江上積聚倉卒，奔還永昌。至楚雄，上遣使者責狀，仍以四萬五千人助之。晟懼罪暴卒。思任發犯景東，孟定殺大侯知州刁奉漢等，破孟賴諸寨，降孟達等長官司。五月，以沐昂爲左都督征南將軍，右都督吳亮爲副將軍，馬翔、張榮爲左右參將，進討思任。發昂上潞江之捷，陞賞有差。

五年春二月，沐昂討麓川軍抵龍把去，賊巢甚近。右參將都督僉事張榮先令都指揮盧鉞擊滅，大敗。榮棄符驗軍器遁。昂等不能救，師還。敕責沐昂等留昂鎮守，右都督吳亮、左參將馬翔俱逮下理。秋七月，思任發屯孟羅大掠，據者章硬寨。沐昂率都指揮方瑛、柳英等進克之。賊宵遁，威遠川土知州刁蓋罕戰威江，亦敗之。已而思任發遣流目陶孟忙怕等入貢，禮部議減其甞賚。上曰：「從來雖緩我師，而朕不逆許，遂賚而不宴，賜敕諭之。」

六年春正月，命定西伯蔣貴爲征蠻將軍，總兵討麓川思任發。以太監曹吉祥監督軍務，兵部尚書王驥提督軍務，侍郎徐晞督軍餉。初，雲南總兵沐晟等議麓川險遠，攻之非十二萬人不可。宜徵兵湖廣、廣川、貴各委善戰指揮分三道澗甸，芒布騰衝，刻期並進。上下廷議，英國公張輔等言：分兵勢孤彼，或拔險邀我。

非萬全計。宜擇大臣往雲南專征。會思任發遣使謝刑部侍郎何文淵上言。麓川之在南陲。彈丸耳。疆里不過數百。人民不滿萬餘。宜寬其天討。官軍於金齒且耕且守。舜德格苗。不勞征伐。而稽首來王矣。大學士楊士奇主其說。張輔謂思任發世職六十餘年。屢抗王師。釋此不誅。恐木邦車里八百緬甸等覩視窺覬。示弱小。非策。上從之。遂命貴驥先赴雲南。復以副總兵李安參將宮聚領川貴兵。副總兵劉聚參將冉保領南京湖廣兵。大發兵十五萬。轉餉半天下。驥薦太僕寺少卿李賛郎中侯璡。楊甯主事蔣琳等爲參謀。陞辭上賜。驥貴等金兜鍪細鎧弓矢蟒衣以行。侍讀劉球上疏。言麓川荒遠偏隅。卽叛服不足爲中國輕重。而脫歡也先併吞諸部。侵擾邊境。議者釋豺狼攻犬豕。舍門庭之近。圖邊徼之遠。非計之得也。請罷麓川兵。專備西北。不報。蓋王振專政。欲示威荒服也。十一月。定西伯蔣貴。兵部尚書王驥等討麓川。大破之。思任發遁去。先是。思任發率衆三萬至大侯州。欲攻景東。威遠。兵部郎中侯璡。都指揮馬讓。盧鉞擊之。驥等遂進至金齒。鎮康。守陶孟刁門。倅乞降。令右參將冉保以五千人入據之。因其衆破昔刺寨。移攻孟通。王驥督師分三道進取。參將冉保自緬甸趨孟定。會木邦車里之師。驥同蔣貴中路至騰衝。內官曹吉祥副總兵劉聚等自下江夾象石合攻。徑抵上江。上江者。賊砦所在也。攻二日不下。會天大風。驥命縱火焚柵。大破之。拔上江寨。賊千餘猶迎戰。官軍奮長戈蹴之。賊將刁放夏父子俱沒。刁招漢闖家自焚。生擒刁門項。先後斬五萬級。上江平。賊散走。大兵由夾象石下江。通高黎貢山道至騰衝。留副總兵李安戍之。王驥等取道南甸。至羅卜思莊。令指揮江洪等以八千人抵木龍山。思任發乘險以二萬人列七營。相救。副總兵劉聚參將宮聚分攻之。不下。驥貴同奉御監蕭保自中路進。左右夾攻。敗之。斬數百餘。復乘

勝至馬鞍山，破其象陣，死者十餘萬。麓川大震。十二月，王驥等直擣巢穴，山周三十里，深堅塹廣。其東南依江壁立，以三千人探之。賊象陣伏泥溝，突起敗之。賊又自永毛摩尼寨至馬鞍山伺我。後令都指揮方瑛以六千人攻拔之。瑛，方政子也。而右參將冉保從東路合木邦車里大侯之兵，先後斬三千三百九十九級。於是進攻麓川，積薪焚其柵。思任發挈妻子閒道渡江走緬甸，焚溺數萬。驥等班師，敍平麓川功，進封蔣貴定西侯。王驥、靖遠伯以郎中候璡、楊甯爲侍郎，餘陞賞有差。

七年冬十月，復命定西侯蔣貴、靖遠伯王驥征麓川緬甸。先是，思任發既敗走緬甸，大軍還復出爲寇。上謂驥曰：卿爲朕再行，遂起兵如前。復命驥等往討之。

八年春二月，定西侯蔣貴、靖遠伯王驥軍至金齒，遣諭緬甸送思任發軍前。緬人佯諾不遣。驥曰：緬甸黨賊不可不討也。乃至騰衝，分爲五營。與蔣貴及都督沐昂分道並進。木邦宣慰使統兵萬餘駐於蠻江滸。覘我軍容，驥責以忠義，賜牛酒，遂感悅。初，爲緬人擁衆大至，蔣貴率兵蔽江而下，焚其舟數百艘。大戰一晝夜，賊潰，思任發遁去，作其妻子班師。蔣貴起自行伍，屢立顯功，與士卒同甘苦。凡出征，衣糧器械不役一人。臨陣身先士卒，敵皆披靡，必手擊殺數十人。不知書，然貴爲大將，拱手聽人指揮，無傲色。故所向成功。

九年春二月，王驥合木邦等諸部進兵緬甸，累捷。緬人用大金縷船載思任發至江上覘我。復匿之，欲以其妻子及從賊九十餘人，象十一事聞。上詔驥還京。然思機發尙竊據孟養，負固不服。

十年冬十二月，雲南千戶王政奉敕幣諭緬甸宣慰男卜刺浪馬哈省索思任發，未即遣。適晝晦二日，術者曰：「天兵至矣！」卜刺浪馬哈省懼，以思任發及妻孥部屬三十二人付政。思任發不食，垂死。政遂斬首，獻京師。

十三年春三月初，思機發復據孟養地爲亂，屢諭不從。復命靖遠伯王驥提督軍務，都督宮聚爲總兵，張軌、田禮爲左右副總兵，方瑛、張銳爲左右參將，率南京、雲南湖廣、四川、貴州士漢軍十三萬討之。以孟養舊宣慰刁孟賓爲嚮道，又敕木邦、緬甸、南甸、千崖、隴川宣慰使刁蓋發等各輸兵餉，命戶部右侍郎焦宏督餉雲南。十月，師抵金沙江，賊柵西岸以拒。驥造浮梁以渡，攻破之，乘勝進至孟養。賊斂衆據鬼哭山及芒崖山等寨，皆攻拔之。斬獲無算。貴州都指揮使洛宣、九谿衛指揮使翟亨皆戰死。思機竟失所在，或謂死於亂兵也。王師踰孟養至孟那，孟養在金沙江西去龍川千餘里，諸部皆震怖。曰：「自古漢人無渡金沙江者。今王師至此，真天威也！」驥還，兵部落復擁思任發子思祿爲亂，攻銀起莽，敗之。復據孟養地，驥等虛帥老度賊，不可滅。乃與思祿約許以土目得部勒諸蠻居孟養如故，復與立石金沙江爲界。誓曰：「石爛江枯，爾乃得渡。」思祿亦懼聽命，乃班師以捷聞，詔增驥祿，賜鐵券，子孫世襲伯爵。

谷應泰曰：「龍川地接平緬，雖彈丸黑子，然固皇輿以內地也。洪武初，思氏失官，刁氏逐思，據有平緬。至正統時，刁氏衰弱，思氏復據寶玉走死。思任坐大，且爭衡土國矣。蠻彝自相攻殺，趙奢所謂兩鼠鬪穴，天子不必問也。天使弭兵，誚讓數四，而尉陀箕踞，初無降意。子陽不省，乃更治兵，僥強如是，而討逆之旗不見於金齒，問罪之旅不戰於昆池，尙謂國有人乎？且宣帝卽位已棄交趾，新君踐祚，又廢龍川，雲貴二廣士

彝環疆動以百計溪蠻苗峒列處內地耕牧成羣麓川不逞既有徵矣異類襲是跡而動誅戮子弟憂患長老甚者居掠郡國并吞諸部再復數年蒟醬不見於番禺邛杖不來於大夏使斷牂牁之北地盡越巂之東矣爾時而欲用兵敗固不測勝亦大創且高帝定雲南思氏竊發沐英以三萬騎破其三十萬衆思然後俯首歸命既而刁氏又叛沐春疾驅力戰擒斬諸刁納其故主其諭傅友德曰雲南雖平尚煩區置蒟翠諸地不盡服從雖有雲南亦難守也蓋小懲大戒柔遠之良規一勞永逸王師之勝算故殷興夏緒必克鬼方蜀出中原先渡瀘水控遠與綏邇不同功討武與貪功不同道也西楊主議舜德格苗劉球上書不稱荒服或亦朝多濁亂內憂羣小北敵陸梁外憂方大文子不顧楚敗山濤方懼吳亡大臣之用心固如是耶若乃長駕遠馭則亦公孫宏之罷効方淮南安之諫閩越者也蔣貴王驥初下麓川三路分進斬首三千思任竄縑僅以身遁再攻平縑五營竝進焚其援舟思任父子又竄孟養然而縑人內懼傳首京師勒石金沙督臣石爛此亦勳著燕然功高銅柱豈僅唐蒙夜郎相如邛筰者乎然史稱其起兵十五萬轉餉半天下冒鐵五等橫被冕玉嗟乎陳湯貪蹠曹翰凶殘武臣之故態而屯守之說不行飛輶之繁不給此則其智遜金城而功比貳師者已

卷三十一

平浙閩盜

英宗正統七年十二月麗水盜陳善恭慶元盜葉宗留合衆盜福建寶峯場銀治命浙江福建有司捕治

之。

十二年春二月，葉宗留聚衆盜掘少陽坑數月，計所獲微甚，棄去。九月，率衆之雲山，遍掘諸坑場，無所得。還慶元居數日，往政和掘少亭坑，亦不給用。謂其徒曰：「以吾之衆，卽索金於市易耳，何至自疲山谷，閒常苦不給也。」衆從之。時已數百人，遂掠政和縣及村落。還慶元號召得千餘人，遣召龍泉良萬山人葉七爲教師，訓練武藝。由浦城劫建陽，所過焚掠，從者益衆。遂掠建甯，官民皆逃匿。分衆截車盤嶺、鉛山，懦恐行旅斷絕。

十三年夏四月，福建沙縣鄧茂七反，自稱閩王。命都督劉聚爲總兵，陳榮爲副總兵，陳詔、劉德新爲左右參將，僉都御史張楷監軍討之。茂七江西建昌人，初名鄧雲，豪俠爲衆所推。殺人亡命入閩，至甯化縣，依豪民陳正景，易名茂七，聚衆集會，常數百人。遠近商販至皆依之。漸恣橫頗，指殺人先是，御史柳華按閩檄各郡縣令村落各置隘門望樓，編鄉民爲什伍。茂七與弟茂八皆編爲長，嘗仰人田，例輸粟，主家餽少物。茂七令毋餽，而田主自往受粟。田主訟之，不受縛，乃下巡檢追攝之，因殺弓兵數人。聞於上官，調官軍三百人與之格鬪，殺傷略盡，懼，討遂刑。白馬敵血誓衆舉兵反，游兵皆舉金鼓器械應之。烏合至萬餘人，自稱閩王。與正景率黨劫上杭，還攻汀州，爲推官王得仁所敗。三戰，正景被擒，送京師，斬之。獨茂七黨盛不可制。至是，率其黨據杉關，劫商旅，遂攻光澤縣，大掠順流下邵武。官民悉逃匿。至順昌據之，賊去邵武，官民始復入城。順昌官民亦入保邵武。時福建參政宋彰交趾人，與中官多故，舊侵漁萬計，賄王振，得爲左布政使，抵任，將責償焉。小民苦爲所迫，於是尤溪爐主蔣福成號集居民，貧人無賴者悉歸之。旬日有

衆萬餘，遂襲尤溪，據之。與茂七聲相聞，將劫沙縣及延平。延平上其事，御史丁宣偕藩臬諸使至延平，遣同知鄧洪等帥兵二千往沙縣勦之。福成遂與茂七合官軍殲焉。丁宣乃遣使招諭令解散，得免死。茂七笑曰：「吾豈畏死求免者？」吾取延平據建甯，塞二關，傳檄南下八閩，誰敢窺焉？殺費書使者，據貢川及玉臺館，繕置里圖甲役，遂據沙縣，勢益猖獗。御史張海始至延平，遣都指揮張某率兵四千往勦之，行二十里，至雙溪口，道隘，賊僅二十餘人，伏左右村店中。俟兵過且盡，都指揮後殿至，賊伏猝起，舉排柵塞道，前驅不可返，從兵不敵，十人賊遂搏都指揮，并其從兵，皆殪。之前驅兵覺，還禦之，無及。賊登山擁衆喊擊，官軍大潰。茂七進攻延平，張海登城諭之，有紺衣賊曰：「我曹苦富民魚肉，有司不我直耳。如朝廷宥我，且立散乞免。」備三年，都指揮范真等戰於城外，衆潰，真與指揮彭璽等俱死。御史上其事，請兵討賊。上乃召都御史張楷至，面諭以閩賊猖獗狀，令偕都督劉聚、陳榮等往討之。九月，張楷等師至南畿，分遣劉得新率兵由江西道建昌會邵武，楷率兵由浙入閩。十一月，指揮戴禮擊葉宗留斬之。禮與都督陳榮亦戰死。初，張楷奉命討鈔苗七至廣信，以葉宗留道梗，留不敢進福建，遣使促楷師。浙江藩臬諸司請楷便宜移兵擊宗留。江西御史韓雍亦言宗留近在咫尺，門庭之寇皆國家事，豈可畫疆而計耶？楷不知所從，指揮戴禮頗往勦之。楷乃命率兵五百往都督陳榮謂楷曰：「受朝命討賊，今延平事急，而鉛山不通，大軍密迎二寇，逗遛不進，乃遣一步將往。朝廷知之，何所逃罪耶？」楷然之。遣榮以二千人率禮等往。禮先驅與賊遇於黃柏鋪，廝兵擊之，死傷相半。宗留衣紺率衆前中流矢死。官兵不知爲宗留也。賊退奔入山，復擁葉希八爲渠魁，劫車盤嶺，悉衆駐十三都，欲回浦城會陳榮。兵亦至，併戴禮軍搜山，至玉山十二都中，伏。榮、禮

皆死。葉希八焚浦城，還龍泉，衆數萬人，屯雲和、麗水、陶得二、陳鑑、胡俱率衆從之。楷聞報，方益兵進，而劉得新已率江西兵敗，茂七於建陽道始通。楷遂開道入閩，會劉得新等取道走建甯。十二月，守備處州監察御史朱瑛計擒賊黨周明松等戶於市。時葉宗留黨周明松等四出剽掠，金華、武義、崇安、鈴山諸縣，朝廷慮其與閩寇合，命瑛及中官分守要地。瑛榜諭脅從，示以禍福，降者甚衆。以計生致明松等數人，械於慶元，譟報賊首黑面大王領衆三萬來劫明松等，中官大懼，欲走。瑛不爲動，立誅明松等戶於市。賊聞之，遂遁去。鄧茂七遣別將陳敬德、吳都總等由德化、永春、安溪寇泉州，知府熊尙初逆戰於五陵坡，兵敗被執，不屈，死之。以建甯知府張瑛爲福建右參政。鄧茂七以二千餘人攻建甯，瑛率建安典史鄭烈、鄉兵吳保等合都指揮徐信分道乘霧襲斬五百餘，拔其寨，故有是命。

十四年春正月，上以閩師久無成功，命甯陽侯陳懋爲征南將軍，保定伯梁瑤、平江伯陳豫爲左右副總兵，都督范雄、董興爲左右參將，尚書金濂總督軍務，太監曹吉祥、王瑾監軍，御史張海、丁宣紀功，率京營及江西、浙江諸處大軍討之。未至，茂七等攻延平，久，餘賊至太平驛，副使邵宏譽等率兵與賊戰，射死百餘人，軍士亡者倍之。以捷聞，初，賊於近城五里許斷橋爲守，道阻不通。劉得新既敗，張楷乃遣使諭之，降其黨黃琴等三十餘人。令復業，禁諸民不許復私響。建陽路既通，沙縣賊首張繇孫至延平降。又引從賊羅汝先等詣楷願殺賊贖罪，且云：「賊敗後，皆據險自衛，必欲取之，吾爲公說令攻城。」公悉大軍擊之，吾爲內應，可覆也許之。賊首劉宗、羅海、郎七等俱茂七僞將，掠財聚陳山寨，黃琴等計擒之，詣軍門械送京。師楷遂益兵趨延平，遇賊攻城，擊殺千餘人。賊衆稍卻，茂七等復移兵寇建甯，參政張瑛與賊戰，死之。於

是楷等還建甯。賊遂退保陳山。二月，賊復下山攻延平。蓋張繇孫、羅汝先誘之出也。楷以浙江軍伏後坪。南京軍伏後洋。江西軍伏沙溪之南。而以福建軍素爲賊所易者出城挑之。賊乘浮橋竟進。伏起礮作合擊。大破之。官軍乘勝進殺。擒數十人。茂七中流矢死。乃斬其首函之。馳露布以捷聞。而甯陽侯陳懋等天兵亦繼至。楷等至順昌諸處慰撫居民。餘賊復擁茂七兒子鄧伯孫聚後洋。或散走各分據山砦。平江伯陳豫等分道捕之。賊據九龍山。楷遣兵二千出山後戒之曰：明日賊必空寨攻我。若疾入其寨據之。比旦賊視營兵少。果至溪上無筏而還。山後兵已據其寨。驚潰。三月，指揮王鍼捕賊於高陽里。獲女賊廖氏。僞號女將軍。廖氏甌甯人。被掠至鄧伯孫所。妖淫善幻。尤驍捷。兵敗歸母家。獲之。諸將各先後捕獲從賊首數多。俱檻送邵武。大軍至邵武。皆斬之。璽書至。褒諭諸將以降賊黃琴爲主簿。羅汝先爲縣丞。賞其誘賊功也。餘候班師論功。令陳懋等畱勦閩。賊未盡者。張楷還師討處州賊。懋等乃立賞格。能自擒殺來降者與斬敵同。賊將張留孫者驍勇善戰。茂七起事多倚之。茂七死。仍從鄧伯孫千戶翼。遂榮僞貽留孫書。若素有約者。佯便譖誤致之。伯孫、孫果疑留孫殺之。由是賊黨人人自疑。棄伯孫來降。遂進兵沙縣。破貢川掛口。陳山諸砦執伯孫送京師。斬之。左都督劉聚兵至南平。順昌甌甯擒餘黨六十三人。斬首無算。諸將先後擒斬招撫略盡。八閩悉平。懋等乃班師。張楷、劉聚等還師討處州寇。先是葉希八等據雲和山中數月。謂其黨曰：山中出掠不便。不若由朱湖盡掠府城。乃結砦駐鮑村。取貨於義烏。掠人於松陽。官軍雖衆。不能越鴻公嶺迫我矣。衆從之。遂掠處州。守臣遣使從溫台告急。御史盛琦、黃英先後以聞。朝廷命參議耿定僉事王定帥兵四千至處州擊之。諸守臣復遣使詣省告急。御史盛琦、黃英先後以聞。朝廷命

都指揮徐恭爲總兵，孫鏗、陶瑾爲左右參將。工部尚書石璞督諸軍討之。會沈麟、耿定、王威率千戶楊清等擊敗麗水，敗沒。徐恭帥兵二千馳至處州，亦守城不敢出。賊攻處州，聲言取金華。時楷等兵尙未至，葉希八分犯江西廣信境。永豐知縣鄧顥死之。時賊侵上饒，顥奉張楷檄禦卻之。賊大至，或勸其走，不聽。遂被執，不屈，罵賊死。陳鑑胡破松陽、龍泉、屯金山巖，分劫青田、武義、義烏、東陽。自號太平國王。改泰定元年，麗水縣丞丁甯以老人王世昌等入賊巢，諭鑑胡降之。進甯處州府同知。世昌等授巡檢。鑑胡至京，錮錦衣獄。有詔鑑胡挺死，免其妻子。民兵張祐、王應參、王金禮等亦殺賊千餘人，獲皮甲八百，上俱授巡檢，責尚書石璞總兵。徐恭玩寇。五月，張楷入浙，至衢州，僉事陶成往迎之。陳危急狀。時處州城中乏食，諸將登陴而泣。楷分兵水陸竝進，至蘭溪。御史黃英、林廷舉來會，請速進兵。至金華，令軍中製竹笆數百面，色如牌製，糊以紙，畫獸形，可禦賊槍。乃兼程進至處州界。知府陸鍾等來迎。至銅山寺駐師。賊陽遣人求撫，質覘之耳。遂給榜示付之去。時官兵陣於平地，賊衆萬人出山索戰。官兵分三陣。賊攻中軍，楷等令同趣馬軍射之，死者三百餘人。左右合擊死者又二百人。持槍者多爲竹笆所制，蓋槍入竹隙，急不得出，悉被擒獲。賊敗潰，斬首六百餘級，生擒百餘人。初，賊勢甚迫，僉事陶成請招諭之，乃從。僕隸四五人徑抵賊巢，諭以禍福，言詞懇惻。賊黨環動悚聽，多率其黨降。惟陶得二殺使者引餘黨入山中。至是，千戶沈俊謂其部下多麗水鮑村人，父子兄弟陷賊中者衆，有何受等三人自言於陣前見其親屬，今欲招撫，請以此三人往可得也。楷從之。令齋榜入山，反覆譬曉，詞亦過徇。楷至，以老母百口與誓。陶得二乃先出見，楷優賞加賚。令歸山中。同賊首葉希八、楊希陶秉倫率其黨十餘人來見，楷納其降，給帖令復業。始知前

黃柏鍤紺衣中流矢死者卽葉宗留也。明日受等三人又招得賊首余海四陳川十余下等三百餘家出降亦許令復業。六月上下璽書諭張楷相機勦撫之宜。楷等奏報賊前後聽招撫復業者九千餘家男婦二萬餘人疏既上。賊首陶得二等回山復疑懼擁衆如故欲以書招楷入楷亦復書諭之。景帝景泰元年五月賊在慶元大社者又出掠麗水青田諸縣進攻武義武義無城郭副使陶成力禦之。賊銳甚麾下勸稍卻以避其鋒成不可帥兵更進戰自辰至申俄而城中火起兵潰成策馬突陣死之。成有威惠屢捍海寇有功至是死民思之不置未幾復得璽書諭楷等將已降賊令所司撫處廣布恩信戒官吏勿相激擾不聽撫者調兵勦滅楷復遣郡邑丞倅等官費入山再招之。陶得二等始聽招盡焚其砦出降餘黨因陶得二降悉解散復業所司隨在撫諭之楷等乃班師露布以聞楷還京會帝北狩舊經事大臣多陷沒廷議楷無功追論下於理議上以寇平功贖罪得放歸。

二年秋七月鎮守浙江福建侍郎孫原貞以處州盜平奏析麗水青田二縣置雲和宣平景甯三縣福建置永安壽甯二縣從之。

谷應泰曰浙東入閩道險而狹迤逕千里山勢峻嶠灌木叢翳糾紛盤互不逞之徒往往跳穴其間內可以聚糗糧下可以伏弓弩急可以遠遁走緩可以縱剽掠以故浙閩多寇盜好作亂長吏不敢問將兵者難撲滅地險然也又況括蒼諸坑頗產貢金椎埋嗜利者因緣爲奸趣之如聚衆益多以故慶元葉宗畱以千餘人攻政和此亂之始也然其由浦城劫建陽則自浙犯閩攻上饒破永豐則自浙犯江而葉希八又焚浦城屯雲和麗水則自閩還犯浙矣其時閩地鄧茂七反甯化蔣福成反尤溪莫不據地稱王擢

鋒陷敵，擁衆萬餘，轉戰數郡，比之於浙，爲尤劇焉。昔武帝之時，東甌閩越治兵相攻，遼闊阻深，尙煩漢救，而使其合兵連橫，侵暴吏民，咸陽雖遠，可付之度外耶？於是中丞張楷銜命督師，劉聚、陳榮分兵進討，既而榮旣敗沒，賊又滋蔓，宗留雖死，明松復來，希八未亡，鑑胡更作，何異淮裔煽亂，徐戎鼓興？甲午，祠兵魯師欲潰，乃始一俟，二伯授鉞，南征六將，兩瑞協謀，東伐猶之，赤眉敗禹，更命馮異，盧循擢毅，還仗宋公，雖望桑榆之收，亦苦潢池之酷矣。所幸者，閩寇自閩，浙寇自浙，地雖旁掠，勢不交通，取虞取號，此成擒耳。假令浙寇北下婺州，東收廣信，閩寇南驅光澤，西薄建昌，聯帥有掎角之形，事成有中分之約，則八閩旣困，江浙亦搖，而更待朱瑛，橫格鉛山，中宵分守要地，不已晚乎？雖其後福成茂，七先後竝殲，希八鑑胡同歸，款附東陵渠帥，次第盡矣。而獨參政宋彰者，輸賂王振，責償閭閻，民苦誅求，盜所自起。五年之間，村落爲墟，赤羽徵兵，青鴟轉餉，土木之妖先萌，內地奸閹柄政，禍如是乎？至於陶得二屢叛而貸死，張楷捷奏而下獄，蓋二以楷庇獲全，楷以振黨受過，刑賞失中，亦云忒矣。若夫孫原貞條奏浙增雲宣三邑，閩置永壽二縣，犬牙相錯，馭險之規也。但確道素多槎枒，翠盜易於伏莽，黃門鬃髮，雖乃不生馬援伐樹，寇遂永絕，原貞之策，乃更不及此耶？

卷三十二

土木之變

正統八年癸亥夏四月，瓦刺太師順甯王脫歡死，子也先嗣，自脫歡殺阿魯台，併吞諸部，勢凌彌盛，至也

先益橫屢犯塞北邊境自此多事

十二年春正月巡撫宣大僉都御史羅亨信上言瓦刺也先專候釁端嗣入寇宜預於直北要害增置城衛土城備之不然恐貽大患奏聞兵部尙書鄺埜畏王振不敢主議時參將石亨欲以大同四州七縣之民三丁籍一兵又有敕令軍餘盡撥屯種量畝起科亨信奏言瓦刺方驕邊民疲甚兼以邊地蕭薄若如所言是絕衣食而逼其竄也日當今事勢正宜布恩信以結人心苟絕其衣食未有得其心者詔從之十四年春二月也先遣使二千餘人進馬詐稱三千人王振怒其詐減去馬價使回報遂失和好先是也先遣人入貢通事輩利其賄告以中國虛實也先求結婚通事私許之朝廷不知也至是貢馬曰此聘禮也答詔無許媚意也先益媿忿謀寇大同夏六月丙辰夜雷電大震風雨驟作謹身殿火起延奉天華蓋二殿奉天諸門皆燬自王振擅權災異疊見振略不警畏很恣愈甚且諱言天變時浙江紹興山移於平地官不敢聞又地動白毛遍生奏入不省陝西二處山崩壓沒人家數十戶山移有聲三日不絕移三里不敢詳奏黃河改往東流於海淹沒人家千餘戶又振宅新起未踰時一火而盡南京宮殿火是夜大雨殿基上荆棘二尺高始下詔赦天下秋七月也先圖犯邊其勢甚張侍講徐珵語其友劉溥曰禍不遠矣亟命妻子南歸皆重遷有難色珵怒曰爾不急去不欲作中國婦耶乃行八日也先大舉入寇兵鋒銳甚大同兵失利塞外城堡所至陷沒邊報日至乃遣駙馬都尉方源等四將各率兵萬人出禦之源等旣行太監王振泐上親征命下二日卽行事出倉卒舉朝震駭命太師英國公張輔太師成國公朱勇率師以從戶部尙書王佐兵部尙書鄺埜學士曹鼐張益等扈征吏部尙書王直及大小羣臣伏闈懇留不

九十七日命太監金英輔鄭王居守每旦於闕左門西面受羣臣謁見遂偕王振并官軍五十餘萬人至龍虎臺駐營方一鼓衆軍訛相驚亂皆以爲不祥明日出居庸關過懷來至宣府連日風雨人情洶洶聲息愈急隨駕諸臣連上章留振怒悉令掠陣未至大同兵士已乏糧僵屍滿路寇亦佯避誘師深入八月戊申朔至大同振又欲進兵北行鄆埜請回鑾振矯旨令與王佐隨老營埜乘馬蹀躞而前墜地幾殆王佐竟日跪伏草中請還欽天監正彭德清斥振曰象緯示警不可復前若有疎虞陷乘輿於草莽誰執其咎學士曹鼐曰臣子固不足惜主上係天下安危豈可輕進振怒曰儻有此亦天命也於是井源等報敗踵至會暮復有黑雲如繖罩營雷雨大作王振惡之會前軍西甯侯朱瑛武進伯朱冕全軍覆沒鎮守大同中官郭敬密言於振勢決不可行振始有還意明日班師大同總兵郭登告學士曹鼐等車駕入宜從紫荆關庶保無虞王振不聽振蔚州人因欲邀駕幸其第旣又恐損其禾稼行四十里復博而東還至狼山追騎且及十三日庚申遣朱勇等率三萬騎禦之勇無謀進軍鵠兒嶺敵於山兩翼邀阻夾攻殺掠殆盡是日駕至土木日尚未晡去懷來僅二十里衆欲入保懷來以王振輜重千餘兩未至留待之鄆埜再上章請車駕疾驅入關而嚴兵爲殿不報又詣行殿力請振怒曰虧儒安知兵事再妄言必死埜曰我爲社稷生靈何得以死懼我振愈怒叱左右扶出遂駐土木旁無水泉又當敵衝十四日辛酉欲行敵已逼不敢動人馬不飲水已二日飢渴之甚掘井深二丈不得水其南十五里有河已爲也先所據也先分道自土木傍麻谷口入守口都指揮郭懋拒戰終夜敵益增時楊洪總兵在宣府或勸洪急以兵衝敵圍駕可突出竟閉城不出十五日壬戌敵遣使持書來以和爲言遂召曹鼐草敕與和遣二通事與北使偕去